

歷史文化資產簡介

朴子 & 布袋

～蔡哲仁&蘇銀添

◆ 蔡 哲 仁 ◆

- ◆ 1961年生
- ◆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
- ◆ 曾任國中、高中教師、朴仔腳文化工作陣發起人
永續台灣雲嘉聯盟首任召集人
- ◆ 現任朴仔腳文化工陣成員

◆ 蘇 銀 添 ◆

- ◆ 曾任嘉義縣生態環境保育協會創會理事長
布袋嘴文化工作室召集人
- ◆ 現任嘉義縣生態環境保育協會理事長
布袋嘴文化工作室執行秘書
反八輕布袋自救會辦公室主任
嘉義縣布袋鎮復興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



● 授 課 大 綱 ●

一、影片介紹

《樸仔腳的身世》

二、導覽前重點說明

三、我們要住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？

——文與發展的反思

樸仔腳的身世

失去了自然，鄉土之愛便無所依附，
沒有了歷史記憶，人就容易被操縱控制。

～蔡哲仁

序 曲

水

自亙古流來

自阿里山的霧林

自飛鼠與獼猴的家鄉

一路追趕著沙石嘩笑而來

偶而有些爭執，有些羞怯

但毫不遲疑地

趁著平埔族圍捕梅花鹿的時候

偷偷地溜入漢人的田疇

參與一場人與土地的婚宴

也不期然地

見證了一個老鎮的變遷．．．．．

讓我們回溯歷史的長河

一起來探訪朴子老街的身世

生命之水

發源於阿里山山脈的朴子溪，原名叫「牛稠溪」，在竹崎鄉的觀音瀑布以其既澎湃又婉約的姿態，讓人們首次驚豔她的存在。接著穿過山谷與丘陵，一路匯集了其它支流，水量漸增。過了竹崎，溪水開始進入平坦、一望無際的嘉南平原。平原上曲流迂迴，移動變遷的情形相當頻繁，因此經常氾濫成災，但也因而滋養了兩岸的土地，更使得滄海變成桑田。經過76公里的蜿蜒，最後在東石港南方



注入台灣海峽。

水是一切生命之源，先民們沿河而居，洗衣、飲水、灌溉、撈捕魚蝦，漸漸形成聚落。而台灣西部的河港更是早年漢人移入的門戶，當時牛稠溪的水極深，船隻可以溯游航行到猴樹港街，也就是乾隆中葉以後稱之為「樸仔腳街」的朴子市。

一個老街的誕生

一個聚落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自然與人文背景，基本上，朴子這個古老的市鎮早期是個典型的河港聚落，尤其在1704年，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，諸羅縣治改設於今日的嘉義市後，朴子曾盛極一時，後來由於朴子溪淤淺，原有港口變成沼澤窪地，港口功能遂為東石港所取代。

其實早在1624年，顏思齊入台後所建立的外九庄中，就有南勢竹、大小榔、龜仔港等三庄在今日的朴子市行政區域內。1681年左右，有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的林馬開拓此地的荒埔，到了1726年，泉州府同安縣的陳金生沿著溪流來到此地落戶經商。翌年，同籍的商賈又有數人渡海而來，於是開設一、二商號從事貿易。剛開始時，店旁有一棵大樸樹，因此，此地就被稱為「樸仔腳」。爾後，它就變成了鄰近聚落的中心市集，商業甚為發達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也就是西元1764年續修的台灣府志有：「樸仔腳街，舊為猴樹港街，今更名。」的記載。正反映出一個早期的河港，由於泥沙的淤塞，港口的功能喪失，已經演變成為單純的農魚產品集散市場。日本據台後，認為「樸仔腳」地名不雅，乃於1920年全台市區改正的時候，更名為「朴子」。

樸仔樹傳奇

根據父老傳說：在17世紀中葉，這裡仍是蠻荒一片，僅有幾間農舍和數株碩大的樸仔樹點綴在牛稠溪畔。樸樹翠葉如蓋，是農人及過路旅客納涼休憩的好地方。

當時有位住在布袋嘴半月庄的林馬，每年必到鹿港天后宮進香，幾十年來未曾間斷，途經牛稠溪時，都會在樸樹下休息。後來，鑑於年歲已大，不堪勞累，乃將鹿港媽祖分靈迎回。當他抵達牛稠溪南畔時，天色已近黃昏，細雨又如絲，於是便在樸仔樹下的小店暫宿一夜。豈料附近居民聽說有媽祖像，紛紛前來朝拜。經過數日滯留，欲啟程返鄉時，神像竟有如千鈞重擔，無法移動絲毫；於是擲筊請示神意，經媽祖指示要在此地顯化濟世，惠施眾民。居民喜出望外，就建廟於樸樹下，取名為「樸樹宮」。沒有幾年這裡遂成一個小街坊，人們就稱之為「樸仔腳街」。

而據說當年那棵樸樹在媽祖的指示下，廟宇改建的時後，作為全廟的中心，僅截去了上半段，把下半株削去樹皮，雕刻成「鎮殿媽」奉祀在樸樹宮內，目前仍連著樹根固著在地下。由於媽祖神靈顯赫，「樸樹宮」後來奉敕改名為「配天宮」。

樸仔腳有隻大蜈蚣

由於人們的墾拓開發，如今走在朴子街上看已不到樸樹的蹤影，只剩下廟內鐘鼓樓前的四棵盆栽供人憑弔。但是先民葦路藍縷的艱辛，依稀可以在老街開元路上找到痕跡。

台灣在清領時期，因移民生活方式及地理環境的影響，形成城市、市街及農村三種聚落型態，而朴子舊街開元路則尚存清代市街痕跡。早期聚落分散，大多以農為主，若干生活必需品都依賴外界補給，於是在聚落出入路線的交界點便形成市街，以商為主。

早年的台灣，械鬥頻仍，盜賊層出不窮，此種背景便直接影響市街的配置，百姓營建房屋多採共牆的「長條街屋」，俗稱「蜈蚣陣」的市街形態。也就是每間街屋都朝向街面，比肩並排蜿蜒而下。若外敵入侵，即守大街首屋兩端，極具防禦功能。像慶港不見天大街、淡水重建街、朴子開元路都是有名的例子。這種蜈蚣陣長條街屋，將房屋正面的寬度縮到最窄極限，但縱深卻拉得極長，產生寬四、五公尺，深三十至五十公尺的特殊格局。為使內部空間充分利用，多採取多進與天井，以彌補通風採光之不足。

街上依清代保甲制度，從配天宮廟埕起，到博文街口，共劃分五甲。至於舊街頂端的「五層崎」設有銃樓，連接「暗街」和「大銃街」構成市街的主要防禦設施；末端的「五甲尾」則築有隘門，整條街首尾一體無隙可乘。而開元路這一條古老市街係昔時樸仔腳最熱鬧的地方，也是唯一的街道。儘管經過時代的變遷與多次的拓寬之後，已看不出昔日的防禦工事與蜿蜒景象，但部分店面仍留存往日的格局，縱深遠達另一條街。

人與河流的對話

朴子溪溪水潺潺，像一個溫婉的少女，安安靜靜地邊過朴子的北方。不過，它也有潑辣憤怒的時候；每當夏末秋初，颱風來襲時，暴漲的溪水，往往像一條憤怒的巨龍，衝破了堤防，淹沒了田疇，吞噬了房舍，而河流也因此改道。今天的朴子街上就留下不少朴子溪改道的痕跡，也寫下了人與河流的對話。

其實，早年的朴子溪直接貫穿市街，並非像現在一樣，往北邊一個大彎，把朴子街包孕其中。而其河道北移的痕跡，至今仍歷歷可見。像現在的配天宮是當年媽祖的駐蹕之處，而當初廟後二、三公尺處便是溪岸。在黎明路與向榮路之間，東自春川宮，西至南通路的範圍就是舊河床。溪水北移後，原溪底逐漸淤積泥沙與垃圾而變成良田。久而久之有人遷居建屋，形成聚落，就名為「溪仔底」。

如今走在配天宮廟後的黎明路上，只見兩旁的房屋鱗次櫛比，不要說讓人無法想像當年滔滔巨流的景象；就連老一輩口中還可以在溪底溝渠抓魚的情景也不復可見。不過，儘管人們再怎樣賦予老鎮新的風貌，歷史仍然不忘留下它的見證，「五層崎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

東段春川宮一帶，正是當年溪水北移前的入口點。而座落在北通路與開、黎

明兩路交界一帶的「五層崎」，改道前，原本是河畔最高處；改道後，因地勢由最低到最高點，須經五段階梯式的地層，故得名。原本在溪北的「內厝」，因昔年新舊河道在此分支，將村落包夾在中間，故名之為「內厝」。其後舊河道填塞，就將內厝連到朴子街來了。

西段北邊早先還有大小水窟，仍存有溪底舊跡，如今大部分均已填平，我們只能在榮昌戲院後方找到一個水窟，隱沒在荒廢的菜圃與房舍之間。至於早年填平的地方，其上比較大的建築物就是榮昌戲院。

由於河流的改道與淤塞，當初靠航運興起的行業和聚落中隨之沒落或消失。雖然有清末，東石港已經取代朴子，成為大船的停泊港，但貨物仍須改卸在大竹筏上，直接駛進朴子的擺渡處。當時上下貨的地方，就是位於頂灰窯西北，今博文街最北端的「網仔寮」，溪流改道後，此地已陷入溪底中，了無痕跡可尋，而俗稱「挑輕船」，也就是負責裝卸貨物的工人，大部分都聚集在南通路與黎明路交界一帶的「頂灰窯」。至於臨近網仔寮媽頭的「糖寮仔」，則是專門貯存出口紅糖的倉庫與包裝工寮。在糖寮仔的東邊，全盛時期有五十多家的船頭行，林立在開元路兩側，東起南通路西至博文街的「五甲尾」，這裡也是舊街常年最繁華的地方。

美麗的家園

水帶來了移民，也帶來了繁榮與文明；即使失去航運之利後的朴子溪，也仍提供人們的民生、灌溉用水，以及童年時「摸蚶仔兼洗褲」的回憶。由於汙染，今天的朴子溪，岸邊四處是人們棄置的垃圾，溪水黑得像墨汁，連騎車經過橋上，都會聞到陣陣的惡臭。溪畔已難得見到樸樹的蹤影，而大多數的人也不認得樸樹長得什麼模樣。因為不知，所以也不懂得珍惜。據說緊臨朴子的「船仔頭」莊，在溪頭畔仍有數棵殘存的百年老樸樹，因為礙著了堤防的興建，也難逃被砍除的噩運。

溪水嗚咽，樸樹在寒風中顫抖。

失去了自然，人對鄉土之愛也無所依附。而當人們肆意摧殘自然的同時，也斬斷了族群的歷史記憶。不知道地名的由來，不曉得祖先輩路藍縷的艱辛，更不用說了解曾經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事滄桑。二二八的血淚無人關心，「樸仔腳事件」更無人知曉。大家都急著往前衝，但沒有人知道要衝往何處去。

失去了自然，鄉土之愛便無所依附。

沒有了歷史記憶，人就被操縱控制。

朴子溪帶來移民與繁榮，而樸樹則化身為人們的精神支柱，它們共同建構起這個小鎮的文明。三百年的悠悠歲月寫在老鎮的臉上，而此刻，媽祖正在雲端高高地俯瞰著祂的子民，如何去經營他們美麗的家園。

——本文選自《朴仔腳》月刊，第一期